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三回 諫移宮楊漣捧日 誅劉保魏監侵權

詞曰：名利中間底事忙，何如蕭散與疏狂。給來玩水遊山券，上個畜雲借月章。

詩萬卷，酒千觴，大開白眼看侯王。蠅頭蝸角皆成夢，畢竟強中更有強。

話說進忠與印月哭了多時，秋鴻勸道：「太太病纔好些，不要過傷。」二人纔各收了淚，共訴離情。進忠道：「我當日被老七誤了。當日他出京時，我原說若你瘦子到寶坻去，務寄一信與我。誰知他一去杳無音信，使我終日盼望。後來在京中，又為了官事，把錢花盡了，□月間纔得脫身。及到姨娘家，說你八月間回去了。我見遇不著你，就要回家去。姨娘苦苦相畜，直過了年纔得起身。及到了涿州時，又被賊偷了行李，盤纏全無。因此惱出一場病來，流落了，不得還鄉。」秋鴻道：「你花去了銀錢，失去行李，怎麼連那話兒都不見了？」進忠道：「是後來害厲瘡害去的。」印月道：「老七回來，拿了些銀子，日夜在外賭錢，連遭了幾場官事，公公氣死了，婆婆受氣不過，又嫁了。薊州住不得，只得搬到我家莊上住了幾年。母親去世後，田產都被房族占去，兄弟幼小，守不住，只得搬進京來。他依然終日去賭，撐持不來，只得叫我就了這著。過了四年，厭物也死了。小爺沒人體心，常畝我在宮中不放出來。孩子又沒人領帶，遂將秋鴻與老七完成了。我只道今生沒有相會你的日子，誰知今日相逢，亦是奇事。」

丫頭捧了茶來吃了。秋鴻道：「太太勞碌了，可吃些粥兒。」印月點點頭。丫頭忙移過小桌子來，擺下肴饌。金鑲盞內盛著香白米粥。印月手顫，進忠捧著與他吃。吃了一杯，放下問道：「哥哥可曾吃飯麼？」進忠道：「沒有哩。」印月叫備飯來。丫頭重新擺上飯來，秋鴻陪著吃了。進忠對印月說：「你歇息歇息，我再來看你。我來了好一會，要回去了。」秋鴻道：「你有甚事這樣忙？再談談去。」進忠道：「孫掌家約了我的，恐去遲了要怪。我明日告假出來玩些時。」

正欲起身，只見卜喜兒進來，見了進忠道：「你好人呀！就不叫咱一聲，哄我那裡不找過，孫老爺也著人尋你哩。」又對印月道：「巴巴好了，進去罷。」印月道：「纔略好些，還起來不得哩，你這小油嘴兒到著忙了。」卜喜道：「你病著，咱們被小爺都毆殺了，終日家貓嫌狗不是的，不是打就是罵。今日又變法要三尾玳瑁魚，各處都尋不出來，又要捱他打哩。」印月笑道：「你閒著屁股不會打的。」秋鴻道：「你好個東宮侍長，活差殺人，兩條魚買不出來。」卜喜道：「若有得賣，不過多與他些銀子罷了。」秋鴻道：「一萬兩一條，我代你買。」卜喜道：「一兩一條也罷了。」秋鴻道：「不要錢，磕個頭兒就舍你。」卜喜道：「若真，我就磕你的頭也肯。」秋鴻道：「你磕了頭，我把你。」卜喜道：「你拿了來，花子不磕頭。」秋鴻道：「先磕了頭，我纔拿出來哩。」印月笑道：「你又來沒搭撒了。」向卜喜道：「你只問他要。」卜喜兒真個朝他作揖。秋鴻笑著往外就跑，被卜喜一把扯住，道：「好七娘，與我兩條罷。」秋鴻道：「果真沒有，哄你玩的。」那孩子便沒頭沒腦的攪做一團，衣服也扯碎了。秋鴻嚷道：「這是怎麼樣，莫要訕。」進忠笑道：「誰教你惹他的，有便與他兩條兒罷。」印月向卜喜道：「你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卜喜纔丟了手，氣吁吁的坐在床沿上。

印月道：「頭都蓬了。」伸手去代他理好了，道：「魚便與你兩條，你回去不可說我好了些，只說還不能起來哩。我再等調理幾日，內裡實在些，纔得進去。你可偷個空兒來耍耍。」卜喜道：「在我，小爺只是有了魚，去哄他玩幾日再處。」印月道：「秋鴻，你去把幾條與他罷。」秋鴻道：「真個沒有。」進忠道：「你還是這樣狠，專一勒索人。看我面上，與他幾條罷。」秋鴻道：「蒼蠅包網中，你好大面皮。」印月道：「不要玩了，恐小爺要尋他。」秋鴻道：「原說要磕頭的。」進忠道：「我代他磕罷。」秋鴻道：「你的狗頭，就磕一百也算不得一個。」卜喜道：「我也不要你的，我自會叫小爺來替你要。」秋鴻道：「好個鑽法兒，你就叫小爺來，我也沒得。」卜喜道：「我只催巴巴進去。」印月道：「快打發他去罷。」秋鴻纔笑著往後走。

進忠同卜喜跟他進來，到屏門後，一道斜廊，往後去，又有一重小門兒，進來是一所小小園亭，卻也分幽雅。朝南三間小榭，檻外宣石小山，擺著許多盆景，雕樑畫棟，金碧輝煌。廊下掛□數籠各色雀鳥，一見了人，眾聲齊發，如笙簧齊奏。天井內擺著幾隻白磁缸，內豎著小小的英石，青萍綠藻之下，盡是各色金魚，翻波激浪。卜喜兒見了，滿心歡喜。秋鴻取過青絲小網兒來，罩起四條玳瑁斑的魚，都有五六寸長，拿了個白磁小缸盛了，朱紅架子托著。丫頭拿去與印月看過，交與卜喜，同進忠相辭上馬，從人提著魚回宮去了。

次日，進忠告假回私宅，備了許多禮物送與印月、秋鴻。二人終日在他家玩耍，朝歡暮樂，極力奉承。怎當得印月春心甚熾，那裡禁得住？只得叫幾個蘇杭戲子來，盡他輪流取樂。卜喜兒不時也來玩玩。不一日，七官也倒來了，大家渾鬧做一處。

早又過了兩個月，忽皇后不豫，小主無人看管，一日內就六七次來召印月進宮，使者絡繹不絕。印月無奈，只得收拾進內，隨侍小主。進忠也來奉承，凡小爺一應服食玩物，俱是進忠備辦。二人日日相偎相傍，內裡細事都是卜喜兒傳遞消息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又過了數年，皇上大漸，於四□八年七月杪升遐，是為神宗，深仁厚澤，流洽人心。賢者不忘聖德，有詩贊之曰：

農桑不擾歲常豐，邊將無功吏不能。

四□八年如夢過，東風吹淚灑皇陵。

文武勳戚大臣，於八月四日奉皇太子登極，發政施仁，克紹前烈。首釋劉光復於獄，起用原官。次取熊廷弼，壘賜蟒玉，經略遼陽，以期恢復。勵精圖治，萬幾無暇。凡內外一切表章，件件親閱，猶恐下情難達。一月間，施惠政四□餘事。誰知天不憚遺，四海無福，聖躬過勞，致成脾瀉不起。太醫院用盡良心，不能痊可，下詢草澤名醫進方。有鴻臚寺寺丞李可灼，與專管藥料的太監崔文升比鄰交好。文升見自己終日用藥無效，便去與李可灼計較。可灼入內，取出紅丸藥六七顆與文升道：「此丸乃異人傳授神方，專治虛脫之症。雖至危殆，三服再無不癒的。此方以女子紅鉛為君，百發百中，管你見效。」文升拿了丸藥，竟至宮中進御。皇上服下，覺稍稍精神清爽，口稱忠臣者再，命賜可灼金帛。俟諸臣退後，可灼復進一丸。誰知不數個時辰，至次日遂大漸了。果使二臣有神方妙藥，可以起死回生，亦須具奏，俟太醫會同文武大臣議定，依方修合再用，而何以小臣近侍，輕率妄進，如此遂成千古不白之案，可勝罪哉！

次日即召諸臣及眾臣纔齊集朝門，時龍馭早已上賓矣。是為光宗。愷悌君子，有道聖人，僅一月而崩。時賢有詩悼之曰：

廿載青宮育德深，仁心仁政合天心。

皇天若假崗陵壽，應使膏流四海春。

九月朔日，光宗升遐。因皇儲未定，中外紛紛。此時英國公、成國公、駙馬都尉及閣部大臣，俱因應召齊集在乾清宮外。只見管門的內侍持挺攔阻，不放眾臣入內。情景倉皇，各懷懼懼。惟給事中楊漣大聲道：「先帝宣召諸臣，今已晏駕，皇長子幼小，未知安否，汝等閉宮懸阻，不容顧命大臣入宮哭臨，意欲何為？」眾大臣皆齊聲附和，持挺者方不敢阻。眾官遂進宮哭臨，至大行皇帝靈前行禮。

哭臨畢，即請叩見太子。良久不見出閣，遍問小爺何在，內侍皆言不知。及遇司禮監王體乾，眾問道：「小爺何在？」體乾道：「在暖閣內。」楊漣道：「此時還不出見群臣，何也？」體乾道：「咱已屢請，都不放出來。」楊漣道：「你引路，我們同去。」於是各官跟著體乾到暖閣前，不由通報，竟自請駕。小內侍們猶自亂扯亂嚷，只聽得王體乾高聲叫道：「小爺在此，各官來見！」眾官急走到殿前，只見小爺素服面西而立。各官叩見畢，英國公張惟賢上前捧著右手，閣臣方從哲捧著左手，同出乾清宮，來至文華殿上，請正皇太子位。復行五拜三叩頭，禮畢，群呼萬歲。

原來小主不出，卻是被選侍李氏阻住不放出來，要佔據乾清宮，望封母后，想效垂簾聽政故事，所以不放皇長子出見。及群臣

固請，沒奈何只得放出。又命太監李進忠拉住小爺衣服，教他對眾官傳說：「先帝選侍李氏，誕育皇八妹。自皇妣見棄後，選侍撫視青宮，積勞已久，理宜加封號尊隆。即著該部速議儀注。」時吏部尚書周嘉謨、御史左光鬥等，俱各上疏說：「選侍既非嫡母，又非生母，何得儼然占居正宮。而殿下反居慈慶宮，殿下仍回乾清宮守喪，次而成大禮。」禮部啟請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，選侍之封難以並舉，另待選擇奏聞，奉旨依議。至初五日，選侍尚據宮，勒請封號。給事中楊漣又奏道：「登極已定，明日既登大位，豈有皇上復處偏宮之理？選侍恃寵，妄自尊大，實為非法。且人言李進忠、劉遜等擅開寶庫，盜取珍奇，豈必欲盡取乃出乎？抑借貴妃名色遂日無幼主乎？況冊立雖是先帝遺命，推恩尚在今上，漸不可長，仁不可過。宜敕令選侍內使李進忠、劉遜等，傳示內廷，立候移居別殿，安分守禮。而李進忠亦當念三朝養之恩，及此報效，毋謂殿下年幼，尚方三尺不足畏也。」

禮部又奏：「選侍封號，必俟山陵已定，三聖母加號之後乃可舉行。」此時眾官纔退至左順門。忽遇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，眾人說道：「先帝嬪御，恩典自有定例，只宜安分。若再妄求，恐非後福。」鄭養性唯唯而去。原來李選侍是神宗鄭貴妃的私人，朝臣所謂張差之槌不則，投以麗色之劍者此也。此時選侍驕橫，全仗鄭貴妃在內把持；即鄭氏，此時亦萌非分之望。故各官警戒養性，正是使之聞之之意。時內官傳入諸臣章奏，選侍猶佔據不移。

次早，忽傳鄭貴妃已遷入第一號殿去，選侍勢孤，大驚道：「呀，鄭娘娘尚且移宮，必不容我在此。」遂親自到小爺前面訴。及至閣前，小爺已出閣去了，不覺手足慌亂，莫知所措。王體乾見其著忙，遂道：「奉旨請娘娘居住曦鸞宮，實時遷移，不得遲延。」選侍終是個女流，正在著忙，聽得如此說，越發慌了，遂抱著小公主，也等不得車駕，竟徒步而行。後面宮女等纔收拾起身，眾內侍趁哄打劫，假倚遷徙之名，竟將內庫寶物偷盜一空。時人有詩曰：

志大心高笑女流，妄希非分亦堪羞。

一朝失勢徒空手，稱後稱妃一旦休。

次日乃九月初六日，新君即皇帝位。過了廿七日，各官吉服候朝，一個個紅袍烏帽，紫綬金章，真是：

山河扶繡戶，日月近雕樑。蓮漏初停，絳幘雞人報曉；鳴鞭乍動，黃門閣使傳宣。太極殿鐘鼓齊鳴，長樂宮笙簧迭奏。黃金爐內，游絲裊裊噴龍涎；白玉階前，仙樂洋洋諧鳳律。九龍座縹緲鈔鈔，雉尾扇映著赭黃袍；五鳳樓濟濟鏘鏘，獬豸冠配著白象簡。侍御昭容嫋娜，糾儀御史端嚴。萬方有道仰明君，一德無瑕瞻聖主。

天子御文華殿，鴻臚官喝禮，各官拜舞已畢，群臣共瞻天表。傳旨：改明年為天啟元年，頒示天下。禮部領旨，各各退朝。

自此中外無事，皇上萬幾之暇，不近妃嬪，專與眾小內侍玩耍，日幸數人。太監王安屢諫不聽，只得私禁諸人，不得日要恩壞，有傷聖體。且自恃老臣，知無不言，皇上亦漸有厭倦之意。魏進忠窺伺其旁，遂生覬覦之心，但自己官卑職小，難邀聖眷。因與客巴巴說道：「歷年皇爺用度，都是咱們兩人備辦，幾年間花費咱無數銀錢，也只望今日。誰知皇爺一向都不理咱，不知是忘記了，還是薄情不理解了。」客印月道：「皇爺不是薄情，連日事多，等有閒時，我送信與你。你可如此如此，依計而行，管你有好處。」

又過了幾日，皇上在宮中無事，看著那些小內侍們鬥鵝。進忠也拿著袋子在旁插譚。連鬥過幾個，各有勝負。進忠纔開袋取出鵝鵝在手，將指甲彈著引了一會，輕輕放在盤內。有個連勝的，放下便來奔他。那鵝鵝縮著頭、扇著翅膀沿盤而走。那鵝鵝連啄了幾嘴，見他不動口勢，便漸漸慢了。那鵝鵝窺他不防備時，猛跳起來，咬著他的項皮，兩三摔咬得血流。那鵝鵝護疼飛去了。

皇上見了，大喜道：「這是誰的？取金錢賞他。」進忠跪下道：「是奴纔的。」皇上道：「你是魏官兒，怎的一向不見你？」進忠道：「奴纔因無事管，不敢入內。」皇上道：「你既無事管，可到司禮監去拐，有甚麼差使來說。」進忠忙起身來到司禮監，口稱「奉旨相差」。文書房即刻拐出七件好差事。第一件是東廠緝捕事。進忠即將七缺回奏畢，皇上道：「你領那一件兒管管？」進忠道：「奴纔就管東廠罷。」皇上道：「你自去文書房，叫他們給牌與你。」恰值王安進來稟事聽見，忙跪下奏道：「各差俱有資格，管廠乃是大差。差滿時即管文書房，再轉司禮監掌印。魏進忠官小，且不由近侍差出，且先管件中差，再依例升用。」皇上聽了，沉吟不語。客巴巴在旁道：「這老漢子也多嘴，官是爺的，由得你，爺反做不得主麼！」皇上即著他到文書房領牌任事，遂不聽王安之言。後人有詩歎道：

奸佞之生不偶然，半由人事半由天。

當時若納王安諫，怎使妖魔弄大權。

進忠領了牙牌，入宮謝恩。次日東廠到任，從長安門擺開儀仗，大吹大擂的，兩邊京營官將俱是明盔亮甲，直擺到東廠堂上坐下。在京各衙門指揮、千百戶等並各營參游、五城兵馬司，俱行庭參禮，各具花名手本參謁，一點名過堂。及點到錦衣衛左所副千戶田爾耕，進忠看見他卻是東阿縣的那人，心中暗喜。點完吩咐各散。堂下一聲吆喝，真是如雷貫耳，紛紛各散。上轎回至私宅，內外各衙門俱來拜賀，一起去了，又是一起。忙了兩日纔得閒。

一向無事，此時正是天啟元年三月下旬。皇上大婚吉期僅有一月，京師結起彩樓，各州縣附近之人俱來觀看。進忠做廠分撥指揮等官，把守九門，盤詰姦宄，以防不測。那些校尉並番子手沿街巡緝，酒肆茶坊歡心拐訪。

有一東廠校尉黃時，走了半日，腹中餓了，去到御河橋一個小酒店內，恰好遇著兩個相知在裡面。二人拱手道：「哥連日辛苦。」黃時道：「皇帝老官將快活了，只苦了咱們熬站。」三人遂一桌兒坐下，酒保拿了一盤肉，一角酒，擺下共酌，一面討飯吃了。正欲起身，只聽得間壁有人講話。黃時側耳聽時，唧唧噥噥不甚明白。過後只聽得一句道：「原說是今日巳時入城，怎麼這早晚還不見來？」黃時心中疑惑，看那壁是梳櫥隔的，上糊著紙。便向頭上拔下根簪子，刺個孔兒張時，見三個人共飲，一個是本京人，似常見過的；那兩個是外鄉人，一個攤著銀袱子稱酒錢，內有四五錠大銀子。黃時悄悄的走到門前，那人已出來了，黃時猛然喝道：「奸賊那裡走。」伸手去揪時，那人眼快，把手一隔，奪路要走。黃時將門攔住，喊道：「咱們的人在那裡？」外面搶進七八個人來，上前拿住了兩個，一個跳上屋走了。眾人連店家一同鎖解到廠裡來。

正值魏監升堂，黃時上堂稟道：「小的在御河橋下拿到兩個奸細。」將前事細細說了。進忠叫上一個來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人？好大膽來做細作！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是本京人，叫陳遠，在兵部前開蓬子賣布，就是老爺衙門裡人都認得，小的怎麼敢做細作？今日因遇著這個相知，和他吃酒的。」進忠道：「你怎得有這許多銀子帶著？」陳元道：「是小的賣布的本錢，零星賣下，總傾成錠好還客人。」進忠道：「你的相知是那裡人？他來京何干？」陳遠道：「他是臨清人，姓張，販皮貨來京的。」進忠叫他下去，又叫那人上來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姓甚名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是大同人，姓王名祚，來京販藥材的，現有大同府批文在下處。」進忠笑道：「你二人語言不對，其為奸細無疑，取夾棒上來！」階下吆喝一聲，把各種刑具擺了一堂。那夾棍非比尋常，只有一尺二寸長，生檀木做的。校尉把王祚拿下，扯去鞋襪，內有匕首藏著，套上夾棍，收了兩繩，又是二百敲，並不肯招。進忠叫扯下去，叫陳遠上來，也是一夾二百敲，也不肯招。又把二人上起腦箍來，猶自不招。又上起琵琶刑來，王祚熬不過刑，纔招道：「小人原是李永芳標下家丁，因遼陽失守，散走來京，依一個親戚叫做劉保。因與陳遠相識，故他請我吃酒。」進忠道：「劉保在那裡住？」王祚道：「他是兵部長班。」進忠吩咐收監。隨即點齊緝捕人員，票仰五城兵馬司，會同捉拿劉保。

已是黃昏時候，眾人各帶器械，都到城隍廟前取齊，一同打入劉家。劉保正與奄妾飲酒喧笑，眾人上前捉住，並奔妾都鎖了。人臥房內搜擄金銀財帛後，於床上搜出一包書信，細看，都是遼東各邊將來往的書札，惟有李永芳的多。兵馬司吩咐將劉保的家小都押出來，帶著書包，把家私都封鎖了，著人看守。一行人齊解到東廠來。進忠坐在堂上等候，押過劉保來拷問。劉保亦稱不知。把書包打開，同兵馬司一一細看，都是諸邊將謀求升轉送禮的書札。底下又一小封，拆開看時，俱是李永芳的機密事，上面俱有年月，總是李永芳既反以後之事。進忠叫劉保到案前，問道：「你如何與反賊同謀？」劉保只是不言。叫拿下去夾，眾校尉拖下去，扯去衣服，到貼肉處，搜出一粒蠟子來，取上來燈下打開看時，一個白紙團兒，扯開看，上寫著兩行蠅頭小字。眾官看了，一

個個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正是：
臂開八片頂梁骨，傾下半天冰雪來。
畢竟不知看出甚麼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